

《念佛》

有一天，遲早，父親會連日子都丟失掉，
就像他丟失掉我母親，或一點一點丟失掉我的童年。
《西北雨》——童偉格

角色：

阿嬤
父親
大哥
二姊
小弟

舞台：

一座佛壇。
一尊佛像。
一方神主牌位。

演出建議：

- 除卻喪禮場次外，三人往往在場上各自孤絕的存在。他們交錯著，然後不停錯過。
- 父親大多時候在舞台上都沒有任何行動，對於舞台上發生的一切也沒有反應。如同死人一般。

註：

「三人」俱指大哥、二姊、小弟。

喪禮1（設壇）

父親靜坐在佛壇旁，雙眼緊閉著。

大哥、二姊與小弟上場。

他們布置著佛壇上的物品。

如鮮花、水果、佛燈、香爐、佛經等，排列整齊。

一切準備好後，大哥點香，分給二姊與小弟。

三人站在佛壇前。持香、鞠躬、上香。

關於等待

大哥：六月的午後。

眼前是殯儀館樓下的微型公園。

修整整齊的灌木叢、石製步道、涼亭。

明明頭頂的太陽很大，我卻感覺不到半點溫度。

我站在這裡，看著來來去去的人們發呆。

因為我受不了在那棟建築物裡面等著。

那棟被薰香、佛經、和法會充斥著的建築。

沉默。

所謂的喪禮，就是等。

永無止境地等。

我早就應該要知道的。

無論是自然死亡、疾病、車禍、意外，或是天災，各式各樣。

事情總有一天會發生，人總有一天會死。然後你就只能等。

等通知、等醫生、等靈車、等法會、等頭七、等家祭、等公祭、等火化。

所有人都在跟我說：「不好意思，請你稍等一下。」

有時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好像光是這樣站著，就夠了。

好像我生來就應該站在這邊。

站到有一天，我死了。

我的家人、老婆、甚至我的小孩會代替我。

在我的喪禮上繼續站下去。

這一切都很荒謬。

難道人活著就是等著去死嗎？

不，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都還有，生活要過下去，自己的生活。

沉默。

幾天前，我人還在公司上班。

辦公室裡面人來來去去。

我一邊處理客戶的電話，還要一邊應付同事留下來的爛攤子。

突然間，手機傳來刺耳的警報聲。

一台、五台、十台，隨後是整棟大樓。

接著，一陣強烈的搖晃。

我意識到，這會是我這輩子經歷過最大的地震。
螢幕倒下、吊燈晃動，桌上的文件像山崩一樣往下掉。
我躲在我的辦公桌下，雙手抱頭。
看著眼前牆壁瀰漫出的裂痕，建築物傳來不知名的聲響。
我真的以為，我的人生就要停在這一天了。

沉默。

但沒有。
不久後，搖晃就結束了。
我聽見我的電話鈴聲響起。
那瞬間，我意識到我還活著。
然後我接起電話。
妹妹沒事，弟弟也沒事。
「那家裡呢？」
一陣沉默。
隨後，我的生命就陷入了一場漫長的等待。
直到現在。
當我終於走回那個該死的建築裡，坐到安靈室外面的家屬休息間。
看見我妹跟我弟正吃著樓下超商買的微波食品。
我才想起來我已經整整三天沒有吃東西了。
我的身體也跟著一起暫停了嗎？

沉默。

我知道的，我知道。
這一切總有一天會結束。
然後我被暫停的生命會繼續下去。
時間會繼續前進。
我要回去工作，妹妹有小孩要顧，弟弟也還要上課。
「沒事的，一切都會像往常一樣。」
這是我用來安慰他們的話。
也是我用來安慰自己的話。

關於往生咒

小弟：南無阿彌多婆夜。

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

阿彌利都婆毗。

阿彌利哆。悉耽婆毗。

阿彌唎哆。毗迦蘭帝。

阿彌唎哆。毗迦蘭多。

伽彌膩伽伽那。

枳多迦利。

娑婆訶。

沉默。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

俗稱，往生咒。

全文只有五十九個字。

被印在安靈室的牆壁上，就在牌位後面。

壁紙被長年的線香燻得泛黃。

在經文旁邊，是一尊巨大的地藏王菩薩畫像。

左手拿寶珠，右手拿錫杖。

坐在蓮臺上面，雙目低垂。

默默地看著一群又一群做七的人們。

默默地看著我們。

念經。

好無聊。

我看向哥哥和姊姊。

我突然想到，這個畫面，小時候我也有看過。

他們也曾經像這樣拿著經書，一個字一個字教我念往生咒。

就好像在教他們自己的小孩那樣。

我居然還記得。

無論是那些經文，還是那個晚上。

已經過去十幾年了。

到了現在，我還是不理解這一切。

喪禮這種事情。

不管經歷幾次，果然還是沒有辦法習慣。

沉默。

殯儀館裡面的走廊，好多人來來去去。
到處都是法會、誦經、引磬的聲音。
有一天，我覺得很累。
所以在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就只是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著。
看著一組又一組的家屬和法師經過。
這裡一整層樓都是安靈室。
房間多到安靈跟出殯的隊伍常常會在電梯或走廊打架。
我聽見中文、台語或是英文。
看見幡旗、袈裟、十字架、聖經。
東方或西方。
各式各樣、應有盡有。
好像全世界的死者都聚集在這裡了。
一場死者的遊行。
而生者們應該在一旁看著。

沉默。

應該吧。

沉默。

好多好多的人。
這麼多的留戀跟不捨。
人死掉是這麼難過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
如果今天死的是一個我真的很愛的人。
我是不是就有可能哭得跟他們一樣慘了？

沉默。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

關於紙蓮花

二姊：摺紙蓮花其實沒有那麼難。

雖然看起來很複雜，但其實只是同樣的動作。

不斷重複、不斷累積。

不需要思考。

摺就對了。

拿出一張蓮花紙，其中一邊對摺，再對摺。

把兩邊的角往上摺，再往中間對摺。

另一邊也重複一次，一片花瓣就完成了。

再摺十五片出來，組裝一下，一朵就完成了。

按照習俗，紙蓮花一定要由家屬自己來摺。

不能找他人幫忙或直接買現成的。

這是剛剛法師說的。

應該不是只有我有在聽吧？

「之後每次做七的時候都帶一些過來，只要在尾七前摺完一百零八朵就好。」

一百零八朵？

那要花多少時間？

我不知道。

但多一點人一起摺肯定會比較快。

沉默。

我應該要這麼跟他們說：

「之後每次法會結束後，我們都一起吃個飯吧。」

吃完後，我們可以找個地方，拿出蓮花紙開始慢慢的摺。

一摺，就好幾個小時。

無論是哥哥，還是弟弟，他們都不是那種手巧的人。

我想，摺紙蓮花是少數，我能夠教他們的事情。

我可以幫上忙，我可以。

「女生要細心一點。」

「妹妹要幫忙哥哥。」

這種話我從小聽到大了。

有些事情總是我來做，小時候是，當然，現在也是。

沉默。

然後接下來一個多月。

我連做夢，都會夢到紙蓮花。
夢中的我從來都沒有休息過。
每次，都只有我一個人，被一片蓮花海包圍著。
然後醒來時，床頭櫃上便會出現一朵做工精巧的紙蓮花。
有一天，我老公起床。
看見我一個人坐在客廳裡面摺紙。
那是半夜兩點。
我還沒睡，他想讓我去睡覺。
他說我明天還要早起。
要送小孩上學，還要洗衣服、做菜、打掃家裡。
但我跟他說不行，今天不行。
他問為什麼。
我說：
「這是最後了。」
最後一次了。

關於回來

阿嬤上場。

阿嬤：已經過了這麼久了。這一切，還是一點都沒有變。

她細細看著佛壇上的一切。

隨後，她看向坐在一旁的父親。

阿嬤：你也是，一點沒有變。跟小時候一模一樣。就這樣坐在那邊，一句話也不說。

你到底在想些什麼？為什麼不說話？就算到現在，我還是一點都不了解你。明明就有聽見，對吧？我記得跟你說過很多。這間佛堂、供品的擺法、上香的時間、拜拜的方式。你都聽了進去。可是還有很多，很多。

阿嬤看向父親，父親依舊沒有任何回應。

阿嬤：你看看這一切。這些年來，一點都沒有變。但也什麼都變了。對，什麼都變了。

沉默。

阿嬤：有些話，總有一天要說出口。只要是人，總有一天就得離開。這個道理，我應該跟你說過。（停頓）人死了之後，會去到另一個世界。西方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那裡有七寶池，有八功德水。有金、銀、琉璃、瑪瑙。有蓮花鋪路。（停頓）那裡面應有盡有。

沉默。

阿嬤：這些你都忘記了。沒關係，我可以回來再跟你說一次。一次，又一次。就像我曾經做過的那樣。直到你想起來為止。（停頓）然後，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沉默。

阿嬤：今天，我要跟你講一個故事，一個你早就忘記了的故事。那是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一個關於「家」的故事。故事的開頭，好像是這樣的。

阿嬤消失在舞台上。

喪禮2（誦經）

三人手持經書，跪坐於佛壇前方。

遠遠傳來固定的木魚與引磬聲。

三人：地藏菩薩妙難倫，化現金容處處分
三塗六道聞妙法，四生十類蒙慈悲
明珠照徹天堂路，金錫振開地獄門
累劫親姻蒙接引，九蓮臺畔禮慈尊
南無九華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菩薩摩訶薩
（數百千聲）南無地藏王菩薩

父親沒有任何回應。

關於月經

二姊：每一次做七的時候。

都要把牌位從殯儀館的安靈室，移到做法會的房間去。

那是兩棟不同的建築，中間隔著一整片公園。

哥哥捧著米斗，弟弟撐著傘。

我拿著寫好死者姓名與生卒年的招魂幡。

跟著法師的鈴聲，三人一路護送前行。

完成後，再以同樣的路線送回來。

每一次。

有一天，我月經來了。

也剛好在那一天。

負責的法師問了一句：

「你月事現在應該沒來吧？」

我那天才知道，原來月經來是不能拿招魂幡的。

經血極陰，會與亡者魂魄相沖。

於是那天，我把招魂幡給了我弟。

而我跟在隊伍的最後面，看著他們的背影。

一路上都沒有說話。

像是被忘記了一樣。

人都死了，還會怕這個。

真的是。

從來沒有變過。

沉默。

走著走著。

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月經來的時候。

我也說不出話來。

那天，好像也有地震。

我記得，是從這裡開始的。

頭暈目眩的感覺，就像是中暑一樣。

一閃即逝。

然後是身體的顫抖。

雞皮疙瘩從下往上竄。

緊接著，我就感覺到。

一股液體隨著震動，從我身體裡流了出來。

在沙發上形成一個鮮紅的圓。

圓心裡的我，像是被嚇壞的小動物，動也不動。
默默看著我的雙腿之間，出現一條河流。
那年我才十歲。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爸跟媽都不在家。
他們去載哥哥下課了。
留下我一個人。
我只好跟自己說：
「沒事的，一切都會沒事的。」
一點用都沒有。
我起身，去拿衛生紙。
想要把這些都擦乾淨。
但經血就這樣跟在我的身後，怎麼甩都甩不掉。
越擦越多、越擦越亂。
到最後，沾了血的衛生紙到處都是。
牆上、地板上、沙發上。
都被染上了紅色。
我記得，小時候的我就這樣坐在客廳的地板上。
看著眼前的一切。
一直哭、一直哭。
哭了不知道多久。
終於，我聽見大門被打開的聲音。

法鈴聲。
父親張眼，與二姊對視。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他從門外走進來，看我的那個眼神。
父親：到底在幹嘛？
二姊：他說完，然後走進房間，關上門。
留下我一個人。
為什麼？
留下我一個人。

二姊朝著父親的方向走去。
他們交錯，然後錯過。
二姊下場。

關於租屋

小弟：那把黑色的傘是禮儀公司給的。

比一般的單人傘還大上不少。

我走在我哥的旁邊。

小心翼翼地，幫他手上的米斗撐傘。

但其實，也就只需要撐一小段路而已。

因為在兩棟建築中間，修建了一條好長好長的步道。

那是用木頭搭的，就像是老式日本建築的廊台。

一路上都有屋頂，就可以把傘放下了。

六月的太陽很大。

我偶爾會看見幾道陽光，從木頭屋頂的縫隙灑下。

時不時刺向我的雙眼。

這樣，真的沒關係嗎？

年久失修的，就跟家裡一樣。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

從此以後，我也是一個沒有家的小孩了。

儘管，我從來都不覺得那裡是我的家。

裂痕蔓延的牆壁。

下雨就漏水的天花板。

整天播個不停的佛經。

空空蕩蕩的客廳。

一個沒有人要回來的地方，還能叫家嗎？

沉默。

以前，我都不敢帶喜歡的人回家。

雖然只要一句「朋友」或是「同學」，就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但我就是不想讓他們知道我住在這裡。

他們會怎麼看待我啊？

他們會用那種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口氣說：

「哇，原來這就是你家啊，跟想像中很不一樣。」

他們會躺在我從小到大睡的那張床上。

感受到從這間房子深處瀰漫出來的潮濕。

足以熄滅任何激情。

沉默。

所以升大學後，我就搬出去租房子了。
就像哥哥跟姊姊曾經做過的那樣。
從小到大，我都很羨慕他們。
跟人結婚是什麼感覺？有自己的家庭是什麼感覺？
應該很幸福吧。
他們總是跟我說：
「不要著急，總有一天你也會遇到適合你的女生。」
好好笑，連我喜歡什麼都不知道。
這就是所謂的家人嗎？

沉默。

我的租屋處總是有人。
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來了、然後走了。
如此往復。
在那張小小的床上。
短暫地，我也體驗過一個又一個小小的「家」。
原來可以這麼簡單，就這麼簡單。
我可以被當成一個正常的人。
被好好的喜歡著、疼惜著、愛著。
不需要說謊、不需要隱藏。
一切都是這麼正常。

法鈴聲。

父親張眼，與小弟對視。

有時，我會接到電話。
電話的內容總是千篇一律。
父親：有空常回來看看。

沉默。

小弟：常回來看看。
為什麼是說「回來」呢？

小弟朝著父親的反方向走離。
小弟下場。

關於花籃

大哥：第一次法師把米斗放到我手上時，我才發現。

它比我想像中重很多。

而且也不只是要捧著而已。

裡面放著神主牌位、金童玉女、紅紙跟銅板。

要拿得很穩，才不會讓東西倒下。

法會結束後，我把牌位放回原位。

感覺到手臂傳來陣陣的痠痛。

可能也快習慣了吧，這種重量。

沉默。

我走到外面，看見弟弟跟妹妹正招呼著親友們。

我才突然想起，原來是今天。

儘管殯儀館這邊一直都有服務人員。

但我還是覺得，約好一個時間，統一由我們三個一起接待比較好。

生前的朋友，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又或是從沒見過的遠房親戚。

一個接著一個，跟我們寒暄著。

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

儘管我們已經說過，這次喪禮，我們不收任何奠儀。

但還是有很多人，堅持提著各式各樣的東西過來。

說是要送給我們的。

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辛苦了」。

我都說：「沒事，沒關係，真的沒關係。」

但轉眼看去。

奠品早就堆成一座小山。

除了感謝，我也不知道還能夠說什麼。

我可以和他們說，我捧斗捧到手已經很酸，沒有力氣再把這些東西扛回家嗎？

或是跟他們說，我已經念經念了兩個小時，我現在很累，只想回家睡覺嗎？

大概不行吧。

沉默。

突然，我的視線被一個插滿白色、紫色鮮花的花籃吸住。

我問：「這是誰送的？」

沒有人回答。

我走近一看，發現上面插了一張卡片。

卡片的尾端，是一個我已經快二十年都沒看到的名字。
媽的名字。

法鈴聲。

父親張眼，與大哥對視。

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為什麼？
父親：沒有為什麼。

沉默。

大哥：那是他們離婚那天。
他唯一跟我說的話。
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他們從來沒有跟我討論過。
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媽為什麼突然選擇離開。
就像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花籃為什麼會出現。
快要二十年。
失聯二十年，她是怎麼知道的？
既然知道了，為什麼不來見我們？
我不懂。
你生了三個小孩。
你沒有要照顧他們長大，而是去過自己的人生。
就算我已經在讀高中了。
但弟弟呢？他才多大？
誰來照顧他？

沉默。

至少，也等我考上大學吧。
那樣也許我會比較能接受一點。
比較能夠諒解你們一點。
真的。
太不負責任了。

大哥默默地獨自走下場。
留下父親一人。

關於童年

阿嬤上場。

阿嬤：你還記得嗎？一望無際的田野，遠方的山和眼前的小溪。有蟬聲。燥熱的蟬聲，從樹上傳來。密密麻麻、到處都是。風從耳邊吹過，樹葉沙沙作響。蛙鳴、蟲鳴、鳥鳴。那是一個多麼安靜的地方。（停頓）我們後來再也沒有回去。我們的老家，也是你出生的地方。好懷念啊，懷念那些日子。要是你爸也看到你長這麼大了，不知道會說些什麼。（停頓）那原本是他的家，自從我嫁給他之後，就變成了我們的家。日復一日，平凡的生活。（停頓）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我懷孕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在我的體內，慢慢成長。慢慢地，我有一種感覺。「我會愛你。」

沉默。

阿嬤：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聽聞消息的產婆，踩過充滿泥濘的小徑趕來家裡。分娩的痛苦超出我的想像。我發出了蓋過雷聲和雨聲的哭喊。持續到太陽即將升起都沒有減弱。在地平線出現第一縷陽光時。突然，一切都安靜了下來。

沉默。

阿嬤：產婆說，他從來都沒有看過像你這樣的小孩。不哭、不鬧，雙眼緊閉著。我們都以為你死了，但好險還有呼吸。那時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安靜的孩子。讓世界安靜下來的孩子。（停頓）你啊，從小就很黏人，卻又不太愛說話。每次我出門時，我會這樣跟你說：「我晚一點就回來，你在家要乖喔。」

法鈴聲。

父親張眼，與阿嬤對視。

阿嬤：然後，你會這樣回答我。

父親：好。

阿嬤：每次我出門後，你都會跑到院子去。院子的中間，有一棵大樹。你會坐在樹下，背靠著樹幹，閉上眼睛。感受從樹葉間灑落的陽光，就像是睡著了。（停頓）你小時候最喜歡玩的遊戲是捉迷藏。因為只要開始躲了，就一定會有人找到你。傻孩子。你每天都這樣等啊等，等啊等。等到我回家為止。無聊的時候，你會跟那棵樹說話。你說，大樹是你最好的朋友。因為它哪裡也不會去，它總是在那邊。（停頓）有一次，你突然問我。

父親：要是有一天，這棵樹倒下了怎麼辦？

阿嬤：一棵樹如果倒了，我們可以折下一根樹枝。再把它插到新的土壤裡。總有一天，它會長成一棵新的大樹。（停頓）就像那一天。

沉默。

阿嬤：你聽，是地震的聲音。

阿嬤消失在舞台上。

喪禮3（出靈）

大哥：爸，過門囉。

二姊、小弟：爸，過門囉。

三人上場。

大哥手拿米斗、二姊手拿幡旗、小弟撐著黑傘。

法鈴聲。

父親起身，緩慢地，跟著三人穿越全場。

大哥：爸，過門囉。

二姊、小弟：爸，過門囉。

父親跟著三人下場。

關於長子

父親靜坐在佛壇旁，雙眼緊閉著。
大哥上場，他整理著佛壇上的祭品。
隨後，點起一支香。

大哥：爸，是我。
今天他們剛好都有事。
所以我自己過來換供品。
我帶了一瓶你愛的威士忌過來。
最近公司比較忙，加上前陣子請太多假。
沒辦法像之前那麼常來看你。
抱歉。

沉默。

爸，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
我是說，這一切。
你走了之後，我一直在處理各種事情。
死亡證明、房子、遺產、除戶、禮儀公司。
我不知道，這些是你希望的樣子嗎？
你什麼都沒有跟我說。
我只能猜測說你會希望怎麼做。
然後盡我所能地。
去做。
去讓一切按部就班。

沉默。

好奇怪。
我總覺得我們很陌生。
在你還在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次像現在這樣聊天過？
我一次也想不起來。
你知道嗎？
我上次有機會跟妹妹坐下來好好聊天的時候，她甚至才剛結婚。
結果現在小孩都長這麼大了。
弟弟也是。

前幾天跟他聊他學校的事情，發現他變成熟了很多。
而且，最近好像也談戀愛了。

沉默。

如果沒有這場喪禮。
我們三個可能不會有時間好好聚在一起吧。
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要過。
這種感覺，真的很奇怪。

沉默。

算了，現在說這些也蠻奇怪的。
事情發生就是發生了。
人好像都會在這種時候變得特別脆弱。
但我們應該要堅強的。
要堅強。
就像你一直以來跟我說的。
我是長子，是大哥。
要是哪一天你走了。
就換我要顧好這個家。
我知道。
我知道。

沉默。

我會努力。
我要努力。
我真的已經很努力了。

長長的沉默。
大哥將香插入香爐。

關於照片

二姊上場，站到大哥旁邊，點起一支香。

二姊：爸，是我。

剛送完女兒上學。

想說順便過來看看。

你在那邊過得好嗎？

沉默。

你知道嗎？

最近，我很常盯著你的這張照片。

黑白的照片。

被貼在牌位、米斗、訃聞上的照片。

這是我們三個一起選出來的。

我發現我好久沒有這樣看著你了。

你現在也在某個地方看著我嗎？

還是你會像以前一樣，看著他們。

沉默。

明明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想跟你說的。

為什麼總是說不出口呢？

是因為從來沒有機會吧。

沉默。

我一直都知道。

知道你比較愛哥哥跟弟弟。

我從小就沒有哥哥那麼聰明，那麼會讀書。

我也知道弟弟還小，需要照顧。

這些我都知道。

但我就是會覺得不甘心。

覺得很羨慕。

你還記得嗎？

高一年的時候，我跟你說過。

我想要去補習，補英文。

因為那次段考，我是我們全班唯一一個英文不及格的人。
上台拿考卷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我。
就好像我是一個異類、一個白癡。
好像我不屬於這裡、不屬於這個班。
你那時候跟我說補習太貴了，家裡沒錢。
所以叫我自己上課認真一點，多學學我哥。
你說他從來都沒有補過習，還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回來。
幾個月後，有一天。
我聽見哥哥跟你說，他考上好大學了。
他說他想要搬出去，搬到學校附近租房子。
他說他想每個月跟你拿多少生活費。
然後過沒多久，他就去了，搬走了。
留下我們。

大哥轉身，與二姊交錯，隨後下場。
沉默。

我站在門邊，看著他離開的背影。
那個瞬間，我好像聽見什麼東西碎掉了。
然後我看見一道裂縫。
很淺，淺到幾乎看不見。
卻橫跨了我眼中的全世界。
從那天起，全世界的顏色好像就這樣沿著裂縫流了出去。
家是黑白的、天空是黑白的、世界是黑白的。
就跟你這張照片一樣。
也是黑白的。

沉默。

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怎麼就是忘不掉呢。
真是的。
我真的該多學學他。

長長的沉默。
二姊將香插入香爐。

關於佛經

小弟上場，站到二姊旁邊，點起一支香。

小弟：爸，我來看你了。

今天學校放假，一切都很好。

最近快期末考了，成績應該跟以前差不多。

不用擔心。

雖然知道你應該有在聽。

但感覺還是很奇怪，聽不見你的聲音了。

不知道你住在這裡是什麼感覺。

這邊的法師說，你的牌位就在佛祖旁邊。

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你每天誠心念佛、聽經。

很快就會前往西方極樂世界了。

沉默。

好荒謬。

我是說，這一切。

我其實不太懂，這些有什麼意義嗎？

你不相信這些，不是嗎？

要不是因為阿嬤。

你也不會每天拜拜、上香、換供品。

家裡更不會留著那間佛堂。

爸，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啊，其實超級討厭聽到佛經的。

討厭什麼神啊、佛啊、菩薩啊。

一點意義都沒有。

祂們又不會讓我過得比較幸福。

祂們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

要是可以回到小時候就好了。

每次拜拜完，阿嬤都會把佛壇上的水果拿給我。

然後我們可能會坐在客廳一起吃。

還會有哥哥跟姊姊一起看電視。

那個時候，家裡還有好多人。

要是時間可以停在那個時候就好了。

二姊轉身，與小弟交錯，隨後下場。

後來，阿嬤走了，哥哥走了，姊姊也走了。
大家都走了。
留下我一個人。
在那之後，一切好像就是，不一樣了。
你也不一樣了。

沉默。

你知道嗎？
每次我覺得孤單，都不是因為家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而是因為每次當我回家，推開門。
都會看見你躺在沙發上，喝得爛醉。
你會看著我的眼睛，然後喊哥哥的名字。
我知道他是你最愛的小孩。
一個事業有成，成家立業的長子。
哪個當父親的會不喜歡呢？
他長大了，離開了，結婚了，就像你一直以來希望他做的那樣。
但你還是希望有人能陪在自己身邊。
你生了三個，至少應該要有一個可以陪著你生活。
你是這麼想的吧。
我常常覺得我只是一個幻影，一個用來代替哥的幻影。

沉默。

你什麼時候有真的好好看看我？
你有在看我嗎？
你在嗎？
爸？

沉默。佛經聲漸大。

真的。
好吵啊。

長長的沉默。
小弟將香插入香爐。

小弟下場。

關於念佛

阿嬤上場。

阿嬤：那是一場好大的地震，我這輩子遇過最大的地震。房子倒塌、土石滑落、大地開裂。院子裡的那棵樹，首先是搖晃，然後傳來斷裂聲。最後，真的倒下了。我從房裡跑出來，看見你就坐在倒下的樹旁邊。像是被嚇傻了一樣，一動不動。

法鈴聲。

父親張眼。阿嬤走到父親身旁，牽起他的手。

兩人在舞台上走動著。

阿嬤：那天，我牽著你的手。走了好久，好久。走到一半，你突然開口問我。

父親：我們要去哪裡？

阿嬤：我們的新家。

父親：那爸爸呢？

阿嬤：爸爸在跟我們玩捉迷藏，他偷偷先跑到新家躲起來了。所以我們要一起去新家找爸爸。（停頓）那個時候，我只能先這樣跟你說。然後，你也就這樣相信了。（停頓）你隨手撿了一枝樹枝，一邊走，一邊揮來揮去。我問你說，你拿這個要幹嘛？

父親：等我們到了新家，我要把這個插進新家的院子裡面。我們可以每天幫它澆水、施肥。然後我的大樹就又会長回來了。

阿嬤：地震完的路坑坑巴巴，有時還被倒塌的東西擋住，很難走。但是那天，你沒有哭、沒有鬧。直到晚上，我們才走到一個小小的臨時收容所。

兩人走到佛壇前，停下。

阿嬤：一個個簡易的帳篷整齊排好。潔白的摺疊桌上，擺著各種物資。救災的志工們，身穿藍色制服，白色長褲。左胸前，有一朵被縫上的蓮花。慈濟。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兩個字。

沉默。

阿嬤：一個師姐，拿了一個小箱子給我。裡面有食物、水、棉被、衣服、盥洗用品。我對她說了一個名字，但她搖了搖頭。她說，還有很多很多的人。她說，她們已經盡全力了。她拿了一本長方形的小冊子給我。上面寫著「地藏王菩薩本願經」。我問這是什麼。師姐說：「念一念吧，會有用的。」

阿嬤拿起佛壇上的經書並翻開。

阿嬤：聽吾今日稱揚讚歎地藏菩薩摩訶薩。於十方世界。現大不可思議威神慈悲之力。救護一切罪苦之事。

沉默。

阿嬤：那天晚上。我念了一遍、又一遍。

父親：念這個有什麼用？

阿嬤：今天我們不是還沒找到爸爸嗎？只要你一直念、一直念。有一天，地藏王菩薩會聽見。祂會趁你晚上睡覺的時候，跑到我們的夢裡面，把你想找的人帶到你面前。你就會找到他了。

沉默。

阿嬤：你沒有回話，只是靜靜閉上雙眼。好安靜啊。就跟你出生那天一樣。

阿嬤消失在舞台上。

父親坐回佛壇旁，雙眼緊閉著。

喪禮4（跪叩）

三人站於佛壇前。

大哥站在第一排，二姊、小弟在第二排。

畫外音：跪。

三人跪下，將手放在地上。

畫外音：一叩首。

三人將額頭叩向地面。

畫外音：再叩首。

三人將額頭叩向地面。

畫外音：三叩首。

三人將額頭叩向地面。

畫外音：起。

三人如此重複三次。

關於小孩

大哥：尾七的晚上。

我坐在電腦桌前，處理家祭和公祭的事情。

其中一項。

是要把訃聞寄給死者生前的親朋好友們。

我點開禮儀公司剛完成的訃聞檔案。

公版製作的。

上面寫著亡者姓名、生卒時間、出殯日期與地點。

然後，是家屬資訊。

最後再補上一句。

「族繁不及備載」。

這六個字，就寫在家屬名單旁邊。

孝男、孝媳、孝女、孝女婿、孝外孫女。

空空蕩蕩的。

沒有兄弟姊妹，沒有妻子，更沒有孫子孫女。

我看到的時候，就想起我第一次帶老婆回家的那天。

爸對我說過的話。

只對我說過的話。

沉默。

那天以前，我從來都沒有對他說過謊。

從小到大，我都是乖乖聽話的那一個。

我不像我妹那樣，可以說走就走，離開家好幾年。

我也不像我弟那樣，想一輩子都騙家人說自己是異性戀。

「只是找不到女朋友而已。」

「只是不想談戀愛而已。」

連說謊都說得這麼理直氣壯的。

以為沒有人會發現。

我做不到。

我以前甚至不敢違抗他說的話。

所以他才只對我說這些。

但是那天，我第一次動了說謊的念頭。

法鈴聲。

父親看向大哥。

父親：你們什麼時候打算要生小孩？

大哥：我想等工作穩定一點再說。

父親：太晚生對你老婆也不好。

大哥：她最近身體也不太好，醫生也說需要調養一陣子。

父親：聽說附近開了一間很好的月子中心。

大哥：爸，我們有在準備了。

法鈴聲。

父親轉身，機械化地，不斷重複著每日的禮拜。

漸漸地，這種對話，已經想不起來重複幾遍了。

為了圓一個謊，於是撒更多的謊。

層層疊疊，試圖把事實密封起來。

但時間一久，謊言就像壁癌一樣。

潮濕、發霉，然後斑駁脫落。

終究，他會知道的。

「爸，我可以不想要有一個小孩嗎？」

大哥看向父親，父親沒有任何回應。

明明妹妹才是真的有子宮的那個。

還是我就跟他說，我是gay，我喜歡男生。

然後一切就解決了。

才怪。

這樣太狡猾了。

這個家裡，狡猾的人已經太多了。

沉默。

所以有一天，我說：

「爸，醫生說，她可能這輩子都生不了了。」

法鈴聲。

父親停下動作。

從那天起，謊言也就成真了。

關於結婚

二姊：殯儀館距離家裡大概有三十分鐘的車程。

但我老公還是堅持要來載我。

從頭七到尾七，他真的做到了。

在最後一次的車上，我們幾乎沒有說話。

只有幾句簡單的寒暄。

「還好嗎？」

「還好。」

然後，長長的沉默。

沉默。

他突然開口說：

「你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但我就是不自覺地會想起。

我跟我老公結婚的那一天。

很奇怪，對吧。

沉默。

那是一場標準的西式婚禮。

餐廳、花束、賓客、西裝、婚紗。

大家都來了，除了爸。

他沒有來，就像我沒有回去一樣。

可能還在氣我離家出走吧。

都已經多久了，還在生我的氣。

他的脾氣，真的跟我一模一樣。

結婚前，我有問過他。

法鈴聲。

父親看向二姊。

二姊：我要結婚了，你會來嗎？

父親：我那天有事。

二姊：你女兒要出嫁了。

父親：我還沒有老到聽不見。

二姊：再怎麼樣，我也是你女兒。

父親：所以呢？

法鈴聲。

父親轉身，機械化地，不斷重複著每日的禮拜。

二姊：語言，像雙刃劍，刺向對方，也劃傷自己。

也許就是越近的人，越能夠短兵相接。

就因為血濃於水，所以才刀刀見血。

在這個家裡，我早就沒有生存空間了，不是嗎？

我只能自己牽著自己的手，走向新郎。

從一個家，走向另一個家。

有時，我會想，還是這些都是註定的？

我註定要成為他的女兒。

註定會被他傷害，然後離開。

就像媽媽一樣。

那天，我好像終於理解了他們為什麼會離婚。

如果是我，肯定也會離開他。

沉默。

我老公是一個建築工人。

一個蓋房子的。

一個創造魔法的人。

電梯大樓、公寓、透天、平房。

什麼都蓋。

順著別人的期望。

從一片空地中。

變出可以被稱為「家」的地方。

那天，我相信他。

就像他的工作一樣。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家。

法鈴聲。

父親停下動作。

那天，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回家了。

關於男友

小弟：喪禮的那段期間，我幾乎都住在男友家。

我最喜歡他的地方，是他的沉默。

每天晚上我打開門，他總是一句話也不說。

但他會把一切都準備好，然後躺到床上。

接著，我會躺進他的懷裡，感受他的體溫。

剛洗好的床套、香氛蠟燭與融蠟燈、音響傳出輕柔的音樂。

什麼都不用解釋。

多好。

沉默。

我常常覺得我是一個矛盾的人。

會感到孤單、怕寂寞。

總是需要人陪。

卻沒辦法敞開心房，說出有關自己的事情。

有誰可以與一團迷霧相擁而眠呢？

也許我需要的是一個死人。

一個有體溫的死人。

我常常在想。

如果他有一天問出口了，我該怎麼回答他。

「誰死了？」「你的家人呢？」「你住哪裡？」「你的爸爸媽媽呢？」

我無話可說。

我能跟他們說什麼？說我是一個沒人要的小孩嗎？

疑問一旦種下，轉眼就枝繁葉茂。

根系深入土壤，密密麻麻。

我討厭那種被穿透的感覺。

討厭其他人看我的那種眼神。

沉默。

我知道，我就只是一場意外。

大概就是因為我那精蟲衝腦的父親某天晚上做愛的時候偷懶，沒戴保險套。

卻沒想到已經一把年紀的母親依然具有受孕能力。

於是我就出現了。

一個跟自己的哥哥姊姊差了十幾歲的。

一個遲來的、不在計畫內的孩子。

一個意外。
一個累贅。
是我的出現，才把媽媽逼走的吧。

法鈴聲。
父親看向小弟。

小弟：我恨她。
父親：不要說這種話。
小弟：她從來沒有照顧過我。
父親：她畢竟還是你媽。
小弟：那你們就不要離婚啊！

法鈴聲。
父親轉身，機械化地，不斷重複著每日的禮拜。

為什麼？
如果要離開的話，為什麼不帶上我？
還是你也跟他一樣，從來就沒有愛過我？

沉默。

有人說童年注定了你的一生。
我痛恨這種說法。
因為你是單親家庭，因為你缺少父愛。
所以你注定長成一個同性戀。
所以你注定一輩子都渴望男人的那種溫暖。

沉默。

一點道理都沒有。
這一切是我選的。
我的生活方式是我選的、性向是我選的、這個男人也是我自己選的。

法鈴聲。
父親停下動作。

這是我的自由。

我僅存的自由。

關於老了

阿嬤上場。

阿嬤：後來，我們搬去了城裡。我們的新家沒有圍牆、沒有灶台，連院子也沒有，當然，也種不了樹。好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習慣這棟用水泥蓋成的房子。但那個我們曾經住的村子，已經沒有人住在那裡了。

沉默。

阿嬤：在那場地震的幾天後，下了一場大雨。雨水順著裂縫滲入地面，引起土石流。數十棟房子被掩埋，當然，也包括我們家。（停頓）那陣子，我很常聽收音機，特別是新聞，每天都聽。三十五人死亡、一百零七人重傷、十二人失蹤。我永遠記得，這是最後統計出來的數字。失蹤人口。一個好刺耳的詞。所以後來，我都拿它來播佛經。

沉默。

阿嬤：搬到這裡之後，你從來都沒有問過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對小孩說話的口吻）你就想像，我們在玩一場遊戲，一場沒有時間限制的捉迷藏。只是這次，輪到爸爸躲起來了。「只要開始躲了，就一定會有人找到。」對吧？（停頓）我相信，有一天，你會理解的。

沉默。

阿嬤：你爸爸死了。

阿嬤看向父親，父親沒有任何回應。

阿嬤：這句話，我怎麼樣也說不出口。（停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停頓）佛壇上的地藏王菩薩，能度世間眾生苦嗎？能接引死者前去西方極樂世界嗎？（停頓）我早就應該跟你說的。

沉默。

阿嬤：時間過得好快，轉眼間，你就長大了。工作、結婚、生了三個小孩。你的小孩也一天天長大著。而我，我也一天天變老。直到有一天，我老到再也走不動。我躺在床上，看著你，還有我的孫子孫女們圍在床邊。每次看著他們的臉，我都會想起。我生下你的那一天。然後也許，也許那天，我就不需要再跟你玩一個小小的遊戲了。（停頓）這些，都是我想要告訴你的故事。

沉默。

阿嬤：我的孩子。說好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換你閉上眼睛，轉過身去。從一數到十。數完了，遊戲就開始了。

法鈴聲。

父親緩慢地，從一數到十。

阿嬤消失在舞台上。

父親：媽？

父親找尋著。

終於，他意識到她不在這裡。

法鈴聲。

父親停下動作。

喪禮5（封釘）

大哥手持一個小型斧頭，另一手中拿著釘子，在佛壇四邊走動。

畫外音：（台語）一點東方甲乙木，子孫代代居福祿。有無？

三人：（台語）有喔！

大哥用斧頭敲擊佛壇。

畫外音：（台語）二點南方丙丁火，子孫代代發家火。有無？

三人：（台語）有喔！

大哥用斧頭敲擊佛壇。

畫外音：（台語）三點西方庚辛金，子孫代代發萬金。有無？

三人：（台語）有喔！

大哥用斧頭敲擊佛壇。

畫外音：（台語）四點北方壬癸水，子孫代代大富貴。有無？

三人：（台語）有喔！

大哥用斧頭敲擊佛壇。

畫外音：（台語）五點中央戊己土，子孫生子滿廳堂。有無？

大哥用斧頭將釘子敲入佛壇。

關於酒精

小弟：告別式的早上。

哥哥又帶了兩瓶酒來。

一看就不便宜的那種。

放在供台的左右兩側。

換掉他上次擺的那兩瓶。

他問我說：「這個，你要拿回家嗎？」

我說不用，你喝就好了，我不喝酒。

我這輩子都不會喝酒。

那是爸這輩子教會我的。

最珍貴的事情。

沉默。

我記得很清楚，爸是從阿嬤過世之後開始酗酒的。

從那天起，家裡的酒瓶漸漸堆成一座山丘。

山頂上是早就不會說話的父親。

動也不動，彷彿已經落地生根。

他唯一像個人的時候。

只有每天下午四點。

那是阿嬤跟他說的。

「要記得拜拜、上香、換供品。」

客廳跟佛堂，兩點一線的生活。

一成不變。

小弟轉身向父親說話。

我不懂，為什麼阿嬤死了對你影響這麼大。

沒有媽媽的又不是只有你一個。

「小孩總有一天會長大，學會獨立，離開家裡。」

這不是你自己說過的話嗎？

結果你甚至連離開那個該死的佛堂都做不到。

為什麼？

所以後來，我都跟我自己說。

「如果哪天你死了，我絕對不會跟你一樣。」

這麼窩囊。

沉默。

小弟走離父親。

有一天，我很晚才回家。
外頭傾盆大雨。
潮濕的木門打開時發出了尖銳的聲音。
吵醒了整個夜晚。
爸喝醉了。
我看見他，包裹在酒精的氣味中。
近乎腐爛。
他說：
「如果不想回來的話就別回來了。」
然後倒下。
躺在佛壇的桌腳旁。
睡得像個孩子一樣。
我整晚沒睡。
就只是靜靜地站在那邊看著。
看著爸，看著佛堂，看著這個家。
這個我長大的地方。

沉默。

關於我是怎麼離開的。
我記得的，只剩下沉默。
爸就這樣呆呆地躺在那裡。
也許他有說話，也許沒有，我不記得了。
在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地震又來了。
我看見家裡的裂縫繼續延伸，遍布整棟房子。
那道參天的裂縫，就這樣把我跟他隔開。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我聽不見，也不用再去聽，那些聲音。
父親說話的聲音。
佛堂誦經的聲音。
屋頂漏水的聲音。
都這樣，被吸進那道裂縫當中。
消失得無影無蹤。

小弟下場。

關於女兒

二姊：告別式現場。

家屬與親戚齊聚一堂。
遺體被放到最後方的棺材裡。
牌位在棺材的前方。
司儀是一個俐落的女生。
說話冷冰冰的，沒什麼感情。
隨著她的指示。
按照輩分。
我們一個個來到牌位前。
行最後一次三跪九叩禮。

沉默。

我跟我老公跪完後。
我的女兒自己一個人走上前。
她知道，眼前這個人是她的阿公。
對她特別好，常常拿糖果給她吃的阿公。
只要回去，永遠都會在的阿公。
她還只是一個多小的孩子。
多聽話。
不吵、不鬧。
乖乖地跪在那邊。
把手放在地上。
一連三次，把額頭碰到地面。
那是我的女兒。
我最愛的女兒。

沉默。

在生下她之前，我從沒想過我會再回來家裡。
我不屬於這裡。
我的女兒也不屬於這裡。
我曾經是這樣以為的。
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爸那天會打電話給我。
叫我有空帶女兒回去看看。

明明我已經是一個連過年都不用回去的外人了，不是嗎？

二姊轉身向父親說話。

第一次帶她回去那天，你笑得好開心。

那個笑容，我記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也曾經看過。

那是一個父親的笑容。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對她露出那種表情？

她是我的女兒啊。

不是你的。

我才是你的女兒。

沉默。

二姊走離父親。

我看見女兒跑回我身邊。

她舉起她小小的手，指向前面大大的照片。

跟我說：「媽媽你看，外公笑得好開心。」

「對啊，他每次看見你都會笑得這麼開心哦。」

比看見我還開心多了。

沉默。

就算這樣。

我還是會一次又一次的把女兒帶回家裡。

弟弟搬出去之後，要是連我也不回去的話，還有誰會回去呢？

再怎麼樣，我們都還是一家人。

是家人，就有家人應該要做的事情。

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教我的女兒的。

二姊下場。

關於棺材

大哥：儀式的最後。

家屬們被帶到後方，圍著棺材。

爸就這樣躺在棺木裡面。

被紙蓮花包圍著。

法師拿出米斗。

把手尾錢用力地砸了進去，然後反覆搖晃。

發出巨大的聲響。

大家都被嚇了一跳。

除了爸。

他雙眼緊閉。

他聽不見了。

法師說：

「這是最後一次瞻仰遺容了。」

「有什麼想說的就趁現在說吧。」

我知道。

結束後，棺材就會被電梯載到一樓。

送往旁邊的火葬場。

火化。

大哥轉身向父親說話。

爸。

這是最後了。

還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還有很多事情沒做。

要是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回家陪你就好了。

這些年，我每天就是在工作、工作，還是工作。

我都忘了，很多事情，都比工作重要。

爸。

這是最後一件我能幫你做的事情。

兒子，要送你最後一程了。

大哥走離父親。

這些都是我想跟他說的話。

但那個時候，我幾乎什麼都沒說。

事實上，我只喊了一聲。

「爸！」

然後，我發現我說不出話來。

我聽見眼淚滴到棺木的聲音。

我哭了。

大家都哭了。

淚水在木頭上形成一點一點的水痕。

就像是發霉了。

棺板闔上，送上推車。

在電梯關上後。

世界又安靜了下來。

結束了。

就這樣結束了。

但我還什麼都沒有說。

我們能不能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就好。

再來一次告別式。

再來一次喪禮。

或是，再來一次地震？

大哥下場。

關於離開

法鈴聲。

阿嬤上場。

阿嬤：傻孩子。乖，別哭了。都到了這種時候你還這樣子，我怎麼能放心呢？（停頓）我已經活得夠久了。你看我的手，這雙皮膚鬆弛、充滿皺紋和老人斑的手。這雙手，也曾經像你這樣年輕過。你看看這房間裡面的東西。這些機器、這些管子、藥物、還有貼片。我知道，我是靠著這些才活到現在的。但我覺得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停頓）可以讓我走了。

沉默。

阿嬤：我走了之後，你還有你的人生要過下去。答應我，把自己照顧好，還有他們三個，好嗎？

阿嬤走到父親身邊，摸著他的頭，就像是他小時候那樣。

阿嬤：我走了之後，佛堂就收掉吧。一輩子吃齋念佛，我想，差不多也夠了。（停頓）這些，是我的責任，不是你的。那畢竟，是我的丈夫。

沉默。

阿嬤：過了這麼久，我終於可以見到他。

阿嬤走離父親。

阿嬤：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蘊熾盛。世間皆苦，唯有自渡。總有一天，你會理解的。（停頓）如果，你還是會悲傷的話，念「阿彌陀佛」就夠了，那是對往生者最大的祝福。（停頓）離苦得樂，業障消除，往生淨土，功德圓滿。

遠遠傳來火焰燃燒的聲音。

阿嬤消失在火光之中。

喪禮6（火化）

三人上場。

遠遠的望向火光。

大哥：爸！火來了！趕快跑！

二姊：爸！火來了！趕快跑！

小弟：爸！火來了！趕快跑！

三人如此重複著。

父親在大火中，隨著三人的叫喚，緩慢地張開雙眼。

終於，他活了過來。

他在火焰中緩慢地行走著。

最後，他走到了三個孩子的身旁。

四人一同看著火焰。越燒越大，越燒越旺。

關於守靈

法鈴聲。

父親在佛壇前，悼念著。

三人在舞台上摺著紙蓮花。

小弟：還要摺多久啊，好累喔。

二姊：就只剩一點點，快結束了。

大哥：好久沒有做這種手工藝……

二姊：（笑）這個好醜。

大哥：哪有。

小弟：（突然）為什麼爸不用過來跟我們三個一起摺啊。

沉默。

大哥：爸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小弟：不公平。

二姊：好啦，不然今天就先到這邊。剩下的法會前再用就好了。

小弟：好欸！

二姊：你真的是。

小弟：就很累啊，而且好想睡覺。

大哥：天快亮了，再撐一下就好。

小弟：喪禮好麻煩喔。

二姊：喪禮就是這樣，撐過去就好了。

小弟：我們班之前有其他同學也參加過喪禮啊，可是聽起來就沒有我們家這麼麻煩。

二姊：我們家習俗比較多，而且阿嬤又是佛教徒。

大哥：主要是因為阿公。

小弟：阿公？（停頓）我有見過嗎？

大哥：沒有，我跟你姊也都沒有。（停頓）那是我聽阿嬤跟我說的。阿公以前好像是因為地震走的。我們家以前住在比較鄉下的地方，大地震來時候連房子都震垮了，而且為了避難什麼的，沒有機會好好幫阿公辦喪事。所以阿嬤才會這麼在乎這些東西。

二姊：我沒有聽過欸。阿嬤怎麼會跟你講這個？

大哥：不知道，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把我抓去佛堂，講了一大堆以前家裡的事情。說什麼如果哪天她或是爸走了，一定要好好他們辦喪事。

二姊：怎麼會突然講這些很不吉利的話？

大哥：她可能真的覺得很可惜吧，阿公的事情。

沉默。

大哥：而且她跟我講完的那個晚上，我就突然夢到爸死掉。而且還是死於地震。

二姊：我也有夢過類似的東西，而且是這幾天。

大哥：累的時候就很容易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夢。

小弟：我也是。

二姊：什麼？

小弟：我昨天晚上夢到喪禮上死的不是阿嬤，是爸。

沉默。

大哥：好啦，大半夜的不要聊這種東西。爸不是人好好的在佛堂裡面嗎？小心被他聽到我們三個在背後偷偷詛咒他。

二姊：也是，而且爸哪有那麼容易走。誰不知道他的命就跟他的脾氣一樣硬。

三人笑。

關於房子

法鈴聲。

小弟：爸。

沉默。

小弟：爸！

父親：我聽到了。

小弟：那你覺得呢？可以嗎？

沉默。

大哥：爸，我們總有一天得要把房子賣掉。

父親：誰說的，有誰規定一定要賣嗎？而且賣了之後你們哪來的家可以回來。

大哥：重點不是我們三個。更何況，我們都有自己住的地方了。

父親：所以你們有房子住就不管我的死活了？

大哥：我不是這個意思。

二姊：不是說了嗎？會買一間新一點的房子給你住。

大哥：我有大概算了一下。這裡賣掉的價格，我再出一些，應該夠買一間小一點的套房。現在就你一個人住而已，不用買到跟這裡一樣大也沒關係吧。

沉默。

大哥：怎麼樣？

父親：這他媽才不是那個問題！

沉默。

二姊：不然是什麼問題？你自己回頭看看，這棟房子都老成什麼樣子了？

父親：哪裡老了，明明就還能住。

小弟：爸，房間牆上那個洞，鋼筋都露出來了。地板跟牆壁的裂縫，以前也沒有這麼多，壁癌也越來越誇張了。而且，上次地震完之後，天花板不是又漏水了嗎？這已經不是請人來修就會好的程度了吧。

父親：搬走之後呢？這裡就給他們拆掉嗎？

二姊：無論我們搬不搬，這裡都需要整修。

沉默。

父親：那間佛堂，是你阿嬤留下來的。

小弟：又是佛堂。

父親：佛堂怎麼了？那是你阿嬤留下來的……

大哥：（打斷）爸，佛堂不可能永遠在那裡。我們可以把佛堂搬到新家去。

父親：什麼新家，這裡就是我家。

小弟：萬一又有地震來怎麼辦？

父親：幹你娘！我說不搬他媽就是不搬，不用說了！

大哥：爸，可是……

父親：好了！

沉默。

父親：四點了，今天還沒拜拜。

三人看著父親走到佛壇前，開始今日的禮拜。

關於地震

法鈴聲。

二姊：你們有感覺到嗎？

大哥：什麼？

二姊：地震。

沉默。

小弟：好像有。

二姊：這都第幾次了。

大哥：大地震之後本來就會有很多餘震，這很正常。

二姊：但也太多了吧。

大哥：是沒錯。我最近都常常會有地震的錯覺。所以我都會在桌上放一杯水。

二姊：水？

大哥：對啊，如果沒晃的話，就證明是我的錯覺。

小弟：話說這次警報聲沒響欸。

二姊：對欸。

小弟：如果響起來的話，我們要跑嗎？

二姊：不用吧，這裡這麼空曠，沒什麼好跑的。

大哥：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掉。爸以前都這樣說。

沉默。

小弟：那個時候，爸在幹嘛呢？

二姊：下午四點，是在拜拜吧。

大哥：應該是吧。

沉默。

小弟：其實那天，我是看見新聞才知道。

二姊：知道什麼？

小弟：家裡被震垮了。

沉默。

小弟：破成這樣，總有一天會垮的不是嗎？

二姊：是啊。

小弟：我原本以為，遺體會很可怕。結果完全看不出來曾經被掩埋過。

二姊：入殮師很厲害。他看起來很安詳的樣子。

大哥：跟阿嬤那個時候比起來，爸是真的很安詳。

小弟：阿嬤那時候怎麼了？我不太記得了。

二姊：也是，你那個時候還小，不記得很正常。

大哥：阿嬤走之前病得很嚴重。又開刀、又插管什麼的，全身上下都很不舒服。但爸那個時候一直不願意簽放棄治療，到了最後，也是真的要不行了才進安寧病房，但進了之後也是拖了好一陣子，走得很痛苦。

二姊：相比之下，爸算真的蠻幸運的。

小弟：一瞬間就……

大哥：是啊。

沉默。

小弟：不知道爸最後的時候在想什麼。

大哥：不知道。

二姊：我們也永遠不會知道吧。

小弟：也是。

大哥：說不定他會看到阿嬤來接他。

小弟愣住。

大哥：（看向小弟）怎麼了？

小弟：我昨天有夢到這個畫面。

二姊：你是說阿嬤來接爸嗎？

小弟：對啊。

二姊：那你還有夢見什麼？

小弟：我夢見阿嬤牽著爸的手。然後旁邊有我們三個。我看見爸跟阿嬤一起對我們揮手，然後……然後我就醒過來了。

沉默。

大哥：可能，他們有一起回來看你吧。

小弟：託夢……嗎？

大哥：嗯。

小弟：要是是真的就好了。

關於死亡

法鈴聲。

父親在佛壇前，開始今日的禮拜。

父親：錯覺嗎？

沉默。

父親：幹！地震！幹你娘！

父親跑到佛壇下，雙手緊抓著佛壇的一角。

父親：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法鈴聲。

阿嬤上場。

阿嬤走到父親身邊，摸著他的頭，就像是他小時候那樣。

阿嬤：傻孩子，你躲在這裡的話，沒有人找的到。

父親：媽？

阿嬤：走吧，他們都在找你。

父親站了起來。

阿嬤牽著父親，一起離開家裡。

法鈴聲。

大哥：爸！

三人上場。他們看見父親後便衝了過來。

四個人聚在一起，阿嬤在一旁看著。

大哥：爸！你沒事吧？你有沒有怎麼樣？

父親：我沒事。

二姊與小弟向前抱住父親。

二姊：爸……你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小弟：我差點就以為你死在裡面了……

父親：我這不還活得好好的嗎？好了好了，別哭了。你也是，男子漢哭什麼哭？

父親被兩人抱著，看起來手足無措的樣子。

不久後，兩人放開父親。

父親：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二姊：我們擔心你啊。

大哥：這麼大的地震，萬一你出事怎麼辦。

小弟：還好一切都沒事。

父親：但……房子倒了。

大哥：房子這種東西，再買就有了。人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父親：可是……

二姊：你還活著對我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

小弟：嗯。

沉默。

父親：那接下來怎麼辦？

大哥：就搬家吧。

二姊：可以買新房子了。

小弟：買一個大家可以一起住的房子。

法鈴聲。

三人定格。

父親走到阿嬤身邊。

他們手牽著手。緩緩地消失在三人面前。

喪禮7（合爐）

法鈴聲。

三人收拾著場上種種。

將佛壇布置成最初的狀態。

小弟：這樣就……結束了嗎？

二姊：嗯，應該是吧。

大哥：對，之後就每年回來掃墓就好了。

小弟：感覺好奇怪。

二姊：為什麼？

小弟：不知道。（停頓）之後不會再跟你們一起回家了。

大哥：我們還是可以見面吃飯啊，只是不是在家裡。

二姊：對啊，就算爸走了，也不代表我們不是一家人。

小弟：嗯，我知道。

大哥：最後一次了，你們有想要念祭詞嗎？

小弟：我不用。

二姊：你是長子，你來吧。

大哥：好。那我點香了。

大哥點香，分給二姊與小弟。

大哥：子孫們於此特向家中列祖列宗稟告。

今日欲將父親靈骨奉請合爐，自此入祠同祀。

請祖先列位開恩接納，讓其安座於先靈間，同享香火。

自此以後，我等當誠心敬奉、時時祭祀、祈願先祖庇佑後輩。

家宅平安，風調雨順，子孫和睦。

三人鞠躬、上香。

全劇終